

晉書 五十七之六

滋賀縣立第一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晉書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昆山人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姓爲亮嚴整持身無微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患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閣字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肩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

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亮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
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
南出犍犸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
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
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
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劔泰始
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
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則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
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
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犍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
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大康末爲梁州刺史及
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
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
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
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
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
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早兵盛諸
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
于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于郫
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
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

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愷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繼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我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輓還都瞻望雲關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愷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志卒諡曰戴合弟子遯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遯所執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

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礮石賊負

鐵鏡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珣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珣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

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震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于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奸武事宜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涇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

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旣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謂之懼駿雖衛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

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諸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諸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炆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翊爲威南將軍大

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翊

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

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翊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

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

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

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火破元等以

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黎奇奇將萬餘人助璜

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

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翊

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

心膝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岬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

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炆

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讐璜不許昺密謀襲璜事覺收昺呵曰晉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昺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舉龍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簞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

交州刺史毛昺爲交趾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州昺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手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息融一作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晉一作晉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

殺害吏臣以厓驚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一本多有餘年雖前

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

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

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

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嶺周旋六千餘里

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

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

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

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

繩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杖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

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饒確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

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一作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

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

二次者輸一羸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

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

慈親朝廷乃以負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負外散騎常

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叅領州事叅尋卒叅弟壽求領州

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

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

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

州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

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

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子湖令

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瑒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竒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凡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濬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瑒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瑒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

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負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

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上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社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太長秋卒於官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氏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

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顓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顓所擒顓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顓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庾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庾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于燕并餽燕

金銀燕喜爲之綬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綬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綬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叅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邈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旻邁旻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與其後義陽太守任愷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郟隆被齊王

罔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
觀成敗恐爲罔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
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
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
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
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袞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
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
王敦以爲叅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
弢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
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
朱軌共距之猗旣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
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子龔與誘俱死

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
曾胤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
多梟首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庾
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
滕脩濯纓人仕指巴東而受賑出嶺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
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
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經北審楊欣之必敗
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晃屈其深謀陸抗竒其茂
略薪楛之任清規自遠聲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

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與玄威操履無

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違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

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
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
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
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
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
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
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
處著默語二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
曰周殉師令身膏齊芥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
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
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
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
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
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繫已不妄交遊士
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
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
初妖賊張昌丘沉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
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
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
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
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
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壽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
斬壽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鸞於蕪湖因

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
徐楊並平玘不言功賞散眾還家陳敏反于楊州以玘爲安豐太
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
江已一作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眾而東時敏
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
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眾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
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叅軍詔補尚書郎散
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璿亦起
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一作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
聞劉聰逼洛陽畏慙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王敦遷尚
書當應徵與璿俱西璿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璿遂
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

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朱典等
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眾與逸等俱進討璿斬
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
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
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朞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勲
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
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
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
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
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
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
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

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玘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總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總嗣

總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總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總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

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總爲札所責矢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總弟夔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在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問叅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叅軍不就以討錢璿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

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項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
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
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
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
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
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
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艱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
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
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
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
之弟子李弘養徒潯山云應識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
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叅軍卽營中殺筵及

脫弘又遣叅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遣軍會稽襲
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
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
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及敦死札筵
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下臺議以札
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
筵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
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
鑒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
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
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旣下大事旣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
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

邠鑒議曰夫褒貶滅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變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尊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微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邪除卽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魏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卽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諡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鑿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

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
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卽日
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人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
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
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刃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
不舉一作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勰札拒不許委
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
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
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
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
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
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
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
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愷 撫弟光 光子仲孫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
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
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
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
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
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
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
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
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

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一作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一作岐槎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粦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粦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一作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

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

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弼遣杜弘

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

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佳巴丘糧

廩旣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

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

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

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

侍中第五弼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一作率

杜曾擊膽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

將軍荀崧於宛不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

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

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輿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也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

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遣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

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盧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無光

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蓋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蓋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請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丘與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貴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

多事之責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
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
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
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
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
征西將軍諡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爲太守父
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
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
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
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
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
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中安定
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
子虓嗣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
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
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
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
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
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
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
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

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_{一作}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尙數千始得來至卽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旣至敦已走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誚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累益多寇周氏世有

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卽君子背之卽小人周子隱以跖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著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寔等負僞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溫書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

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尅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乎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啟敵筵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所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符祥位種人
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一子石言說不見佩尋牛眠
蓋風神靈必存諸山山與山以賦賦
東林雖始始或言劉志壽則蘇五蘇或稱各曰子曰終重思學取
皆自平西吳使學亦未重復到劉志壽命宜加懋也三安云
其地稱劉志壽圖史而前所以賦賦
西陽山其風風中與劉志壽各稱以如各立不亦美乎蓋風神靈
皆器兼文海升升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人欲再神或著或著或著或著或著或著或著或著或著或著或著
悉其地以開門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晉書五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九

氏德神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
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
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
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
昌卜年之基惟永遠王赧即世一作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
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
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為匹
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一作祏孤危內無
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
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

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泊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克靜亂復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若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一作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財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一作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覺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基乘與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警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繫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亾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羨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

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
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
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
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
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
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
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
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
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
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
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
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

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
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
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
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
鋒車阜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
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
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
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
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羨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畱亮委以後事
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
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聞計
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

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
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
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
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
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
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
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
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
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
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
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
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
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其
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
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
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羨宗熙粹字茂弘早
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
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
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
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石越征汲
桑表畱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
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

與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亮
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
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
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
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叢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叢時年
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
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
初拜侍中以長沙王又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叢封爲撫軍將
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蘄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
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

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
位侍中太保以叢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典初錄尚書事尋領大
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
卽位以叢宗室元者一作老特爲之拜叢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

叢官詔不問及帝寢疾叢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
叢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
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叢詣峻稱述其勳峻大
悅矯詔復叢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竝伏誅國除
咸康初復其屬籍以叢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
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爲征虜將軍與兄叢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
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卽位拜撫軍將軍

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
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
竝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
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
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
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
旣而原之三子綽趨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
尉奉朝請問又帝景初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
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許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

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

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

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

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

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宜

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齋以授瑋瑋

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

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

難實賴諸君尅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

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

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

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待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齋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礚礚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獻欬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禦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

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羗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

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害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旣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

馬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叅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羣領元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

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旣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寺中軍詔然後受之加羣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

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宮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秀淺薄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宮主公主母喪未葬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尙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尙書令滿奮僕射崔隨

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與與前軍司馬稚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尙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質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奪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莠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

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
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
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
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
君子恥肥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
麾蓋孫秀旣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往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
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
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
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
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
兒并鳥置牢室明且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瘡

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
秀知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叅佐及郡守秀
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
開府潛與琴箴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
可一時誅之琴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
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
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
李巖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瑁前
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瑯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
千人自成臯關出名東平王懋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
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
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

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
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復虔不
肯虔素親愛劉興秀乃使興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
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
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楊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
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郾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
冏分軍渡穎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冏縱輕
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
不知諸軍督尙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
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
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穎進攻冏
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
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
令百官皆賀而士猗復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
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
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
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
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尙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
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
諸軍悉欲劫殺秀威一作懼自崇禮闕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
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
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于與
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
司馬爲應於內與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與放兵登墻燒屋秀

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
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
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與使
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
王與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
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
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秀皆還汶
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
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秀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虞
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虞官虞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
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
尙書表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
我孫秀誤我於是收琴馥虞誦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虞曰坐
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
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
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悛殷渾與秀爲王與所誅張衡閻和
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
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
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
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
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
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

游擊將軍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罔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罔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鄧隆承檄猶豫未決叅軍王遂斬之送首于罔罔屯軍楊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堦坂與罔交戰罔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罔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與廢倫惠帝反正罔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罔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旗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罔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罔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罔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

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函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尙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

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墟及其危亡之憂過於賴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禍冠冑從戎于許契關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覽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追就鐵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罔因導以

利謀顯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與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淸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刻不解故東萊王挺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官沉湎酒色不恤羣黎蕞蕪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愍惻擁停詔可葛煥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罔所行實懷激憤卽日翊軍校尉李合乘駟密至一作宜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

無將罔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罔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一作合衆望宜爲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表旣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中郎葛煥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功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

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罔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年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趙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罔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罔故掾屬荀闔等表乞殯葬許之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袒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以罔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趙冰英還第封趙爲縣王以繼罔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册罔曰咨故大司馬齊王罔王

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賴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趙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罔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趙兄弟皆没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罔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

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問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

長沙厲王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旣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問漸專權常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

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罔傳檄以又爲內主罔遣其將董艾襲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轆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罔相攻起火燒罔府連戰三日罔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又弱罔熲冀又爲罔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巳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又殺罔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又又並誅之顥遂與頴同伐京都頴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頴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頴令與又分陝而居頴不從又因致書於頴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巳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卽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頴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

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
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
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
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
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
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効死
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
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
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
思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
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
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
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
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
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殞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
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正之間也初又執
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
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
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
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
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
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

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罔舉義穎發兵應罔以鄴令盧志爲佐
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守
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驥石超
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驥至黃橋
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
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驥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
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驥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旣戰
勝有輕驥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
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
倫使趙驥石超等助齊王罔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罔始率衆
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
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罔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

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穎
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
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
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尙書事入朝不趨劔
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
王彥趙驥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
賊相持旣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
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
亾者有八千餘人旣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
故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
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柩籬爲之塋域又
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

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
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
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眾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
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
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聞義
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
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
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乃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
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應既恃功驕奢自
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
顥表請誅后父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
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

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

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

機戰敗死者甚眾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

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與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

其黨斬與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

王顥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元本無立穎元本無爲皇元本無太弟

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

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

眾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軫殿中中郎逮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

官已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

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眾問

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叅

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
陰珍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
衆奄出一作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稽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
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
置百官殺生自已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瀛公
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
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
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
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
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
弟穎旣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潘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

翕然顥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
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
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
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盧
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潘
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
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僞令人
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
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
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
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勸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
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

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粲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叅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

顥顥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千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遠等追方軍廻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顥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大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叅軍皇甫商司馬趙驥等有憾遂奔顥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顥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顥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又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顥陰謀具以告又又乃誅含等顥聞含死卽起兵以冏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

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四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顓爲大宰大都督雍州牧顓廢皇太子單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賡奉天子伐穎顓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詣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圍出戰

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顓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顓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刁默以入關顓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顓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大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顓於南山顓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顓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

等起義討顓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糜晃率國兵代顓至鄭顓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顓保城而巳永嘉初詔書以顓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容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顓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東海王越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佃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

又又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又朔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顓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二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遷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郡卒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萬進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

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畱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赴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人許越遣左司馬王

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距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人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兖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出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

翰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眾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費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畱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眾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眾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激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

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眾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若縣寧平成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暉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李暉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

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祫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典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羿繼之哀帝徙羿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冲爲曾孫爲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邈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一作合飾袞禮備一作重齊章汝南以純和之妾失於無斷

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邁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壘揚燹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閻之極未之有也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木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慄慄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

間共圖進取而願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
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
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
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
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
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
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摩其
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
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連禍迭遭非
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迨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玄謨
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亦羅殘賊章
度勤王効五名搆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
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
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鄆侯系及二弟結育於齊身系也

本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懼之勗請于謂系曰我與卿爲友
惡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卿先使召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人
君與先君厚往日哀頌常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久易又于大

惡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楊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反與位

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初

是知系守正不撓而名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民怨不從倫勝之

晉書六十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繫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與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名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



聞其圖進取而職任李含之類計杖強方之既用武備夜元
 吳沙授首遂其無君之志於其不義之節其也其也其也
 戰乘與西幸非由望秋觀風若火燎原猶也其也其也其也
 及乎東海計合同盟創為義舉臣復之以本其也其也其也
 彼車徒固求出領既而帝在寡弱危殆臣等之也其也其也
 而願獲數十萬眾並垂仰於天孫二十才其也其也其也
 流之極振古未聞雖及於如昔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尚相發黎元塗炭古厚實流天地日月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端端我羯乘其間隙志大討丹謂誰生原臣等也其也其也
 我請出五人無效國喪油無天氣生焚吹之變咄咄自哀
 我請王臣之效難人亦國古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我請之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頴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鱓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寃首倫秀旣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頴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寃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宜當否使寃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尙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黎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

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轉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畱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卽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恃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將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

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鷹門太守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大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卽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又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顥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顥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勳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顥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

顓令奉帝還洛約與顓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顓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顓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顓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顓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顓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顓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顓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

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卽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旣而與播及帝舅王延一作廷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

爲叅軍罔誅長沙王又又以爲叅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
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爲又所任重終不爲人
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
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
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
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
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又以討后
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
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顥軍遂進又既屢敗乃使商間行
齋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
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
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
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顥知
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宜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
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
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
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顥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
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牖城入宮
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

其諫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
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
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

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
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
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
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輔
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
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
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
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
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
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
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

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當
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
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
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伐輔輔與
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
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
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
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
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
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臆錯
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
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

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逖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李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特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祇以名義貶含中丞傳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

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一作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

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貴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

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邊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尙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踈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

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祇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與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郎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顥誅夏侯爽送齊王罔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王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請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

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顓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顓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叅齊王冏軍事而夏侯爽兄在冏府稱爽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驥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驥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顓矯稱受密詔顓卽夜見之乃說顓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顓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又冏使權歸於顓含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顓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顓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顓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顓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又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顓累遷兼鎮武將軍永寧中顓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又所殺顓及成都王穎復表討又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旣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

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又送千金鄜城方使邳輔取又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顯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顯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暉夜襲巳願巳願等奔方乃入洛陽軍於廣陽門迎方面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罷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薄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畱意議欲西還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

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棧方奉帝至弘農顯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距虓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顯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邳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顯叅軍畢垣河閼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邳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顯因使名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旣入顯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

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囑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顓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顓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濟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叅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叅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尉組及中

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叅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頌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叅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遣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尅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頌述走得免遂奉秦上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

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趙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馬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字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彪索紘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弟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

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大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遊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

顏旣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卽變通意巧茲生損之
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
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螭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
形歛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矜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
水窟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
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
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姝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
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後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
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旣往而中顧或若傲儻
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
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
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
漫忽班班而成童信奇妙之煥爛體礫落而壯麗姿光潤以英粲

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先
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
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繼璆聿緄皆舉秀才聿安昌鄉
侯卒少子緄最知名

緄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緄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
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
壯之俄轉太宰叅軍除好時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叅征西軍事轉
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
遂播越河間王顥使張方及緄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
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
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

輔除琳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琳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
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琳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
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讓軍趙允等糾合義衆
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琳手擒賊帥
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琳還侍中太
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
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
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
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傳弼朕躬其授
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
琳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
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予

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琳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
將趙染染仗其累其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琳戰大敗之染
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
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
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
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趙允欲挾天子趙保
琳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餽之採梔
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
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琳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
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
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舄取陵中物不能減
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

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琳與趙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趙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于曜繼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勉也若許繼以車騎儀同萬戶部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繼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繼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

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願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寶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山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三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

濶艱難扶持幼孺遂登祭禘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
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
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獯狄而西遷彼旣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逆
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繚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
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懼非
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實賴羣公鼎圖福始繚遂凶終

